

让思想拐个弯

双肩背包的烦恼

总是想得太多

贵人

双肩背包,似乎既跨年龄又跨阶层,从学生上学到老人旅游,无论什么行业,都时兴背着那么一个,轻时好像披着一个口袋,重时则如驮小山。

双肩背包应该是个外来货。我上学时盛行的是书包,斜挎在肩上,里面是铅笔盒、课本、作业本。后来又流行军绿挎包,无论走到哪里,军绿挎包随处可见。那个时代没有双肩背包,但背上背个背包却很普及,背包其实就是被子,叠得四四方方,扎得结实结实,后面还塞着一双解放鞋,因为拉练是学生的必须。大人出差,手里都喜欢提着旅行袋,上面还印着“大海航行靠舵手”;买菜时都喜欢拎个网兜,去的时候塞在裤兜里,回来时青菜萝卜的头尾已经伸出网兜之外了。网兜的窟窿眼都特别大,所以路上掉菜也是常事。回到家里一数,咦,怎么少了两个西红柿?当然提着菜

篮子的也不少见,连我这个年纪都挎过菜篮子逛过菜市场呢。

当年塑料袋可是稀罕东西,谁家有个塑料袋都会被当作宝贝,反复使用,不像现在,连垃圾袋都是塑料袋。记得后来农贸市场的小贩们开始免费搭送个塑料袋时,还被告作了社会进步的象征,不料没多久,街头树梢草丛里就四处遗弃着塑料袋了。火车道两旁,散布的五颜六色废弃塑料袋最煞风景,风起时,漫天飞舞的塑料袋也成了最大的祸害。

当今盛行的双肩背包,不能不承认最为实用,不但可以塞进无数的内容,而且背在背上也确实省力。尤其那些匆匆行走在路上的背包客,一个背包就是一个家,尽管有的时候看起来状若蜗牛,满头是汗,但那个死沉死沉的背包也只有装在背上时才有移动的可能。

不过,平时从车窗向外张望,路上一个接一个的双肩背包,款式

各异,好像是一道道风景,但乘坐公交时,一旦拥挤,前后左右的双肩背包就常常变成了隐患。

我一直想告诉那些喜欢背着双肩背包乘坐公交的男女,车上人少时,怎么背怎么提,是你自己的事情;背包里面空空瘪瘪时,如何拿如何拎,旁人也不便多管闲事;但当人多拥挤时,鼓鼓囊囊的双肩背包假如背在背上,其他人恐怕就会有另一番感受了。我就经常被前面的双肩背包硬顶在胸口,叫苦不迭;也不时看见重重的背包只需轻轻一甩,就能将别人撞个趔趄。双肩背包还是一种自顾自的背包,无论顶住别人还是撞上别人,自己肯定全然不知,所以,既不必顾及后果,也无需道歉,不妨继续赶自己的路。

其实,当公交人满为患时,只要双肩背包拎在手上,放在腿旁,不但无碍别人,也可以节省地方,但这样的方法似乎至今仍无人领悟出来!

远在东京的朋友发来一条微信,说了几句鳗鱼饭:“虽然看相和价格都很豪华,味道也确实不错,不过似乎还是不如名古屋的好,更不如常滑的好,看来记忆比味觉更固执……”这个不怎么愿意表达的人,键入这几句话,已经在诉说思念。我当然也没有忘记常滑的那顿鳗鱼饭。长途跋涉后找到山坡上的小馆子坐进去,等到近乎心焦的时候,烤鳗鱼终于端上来了。咽下第一口之后我与她惊讶对视,山野之地的无名小店竟有如此原始又细腻的美味。后来果然再没吃过那样的烤鳗鱼,清鲜中带着一点炭火细燃之下的野气和香热,在口中萦绕不去。

春夏时节,她会来敲我的门,站在门口笑眯眯地说:“你不是喜欢黄菖蒲吗?花期就是这两周,周末可以去东山动植物园了。”香岚溪的红叶有名,但我和她初夏就先进山看了一回,搭电车转公交,人迹罕至的山里满眼苍翠。这样的相约其实很难,要对季节和时令敏

感,要有常识,还要时间和热情,不得过分营营役役或有空就坐酒桌牌桌,最难求的是路子相同知情识趣的玩伴。

身边总有这样几个人,有意无意提醒我该看花、看书、看电影,顺手抓住那些隐没在回忆之中却能瞬间闪光的细节。他们告诉我,某一本书有一种旧日寥落的美和文人气,某部电影拍得散漫却诚挚,银幕上一派明亮天真,其中省略掉的苦涩余味留待观众自品。好友在博文中用无限依依的口吻写到北方月饼里的“青红丝”和清真点心“蜜三刀”,“青葱岁月幻化成山岚一样的思念。”读罢立刻在淘宝下单,买了一盒用闽南最好的程溪凤梨做的凤梨酥。

有的人也许无法时刻参与到日常生活中来,却能接住我那些刁钻古怪的问题,帮我厘清紊乱思绪,至少让我知道他也曾经有过同样的困惑彷徨。这样的人也让我隐隐不安:有一天他无法再解答我的问题,我该问谁如何处置我的悲哀?

钢笔画世界



黎里柳亚子故居

杨秉辉 画\文

江苏吴江黎里,古名梨花村,鱼米之乡也。清时袁枚有《黎里行》诗曰:“吴江三十里,地号梨花村,我似捕鱼翁,来问桃花津”。柳亚子为近代爱国诗人,其故居即在黎里镇大浦河畔,其屋本清乾隆年间工部尚书周元理之赐福堂,1922年柳亚子向其后人典租使用。柳亚子先生之大量著作完成于其中之一之“磨剑书斋”。今之故居已辟作柳亚子纪念馆。

西南的琐事尘语

万物皆有裂痕

浩 尘

我在伦纳德·科恩的歌声中写下这些文字。科恩的样子我不太喜欢。除了他的样子,他的一切我都喜欢。他年轻时跟达斯汀·霍夫曼有点像,身高也差不多,小个子。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每个十年,他都可以用一个关键词来概括他的身份,作家、诗人、歌手、明星、禅师、破产边缘者、世界巡回演出者……但这些身份又相互纠缠一直贯穿他的人生。这个老头儿现在还活着呢,估计就这么活下去吧。

好些人视科恩为私宠偶像,因为他足够古怪、足够神秘,当然,最关键的是他足够高级。他差不多一直处于隐居的状态,但又不刻意回避社会,他出书、出唱片、巡回演出。有配得上他的颁奖礼,他也出席,还现场朗诵他的诗作。有他觉得谈得来的访谈者,他也接受采访。反正他只选择他愿意的,或者说,他只选择跟他匹配的。他痛苦,绝望,吊儿郎当,安之若素,在世间的荣耀的正面和背面自由穿梭,满不在乎。真正是满不在乎啊。

我也属于将科恩视为私宠偶像的那类人。有时候我到网上去晃晃,发现这类人也有在谈论科恩的,属于窃窃私语的状态,平静地膜拜着。我看了,觉得说到点子上的,就在心里点个赞,然后退下。

这些天在读阮义忠先生的《听见 看见 听见》这本书。其中在“听

见”这一辑里,有长文述说他对科恩多年的追随和满心的激赏。阮义忠先生是科恩的铁粉,追随他的歌声几十年,收齐了科恩全部的唱片,而且还全是黑胶唱片。文中引用了一些科恩的访谈资料,说到90年代他跟随一个日本禅师出家学禅的阶段。他当了五年的和尚,每天早晨三点起床,喝茶、冥想、读经、洒扫、做饭。访谈中他说,刚开始太苦了,然后他就跑了。后来发现外面世界的麻烦和他自己的麻烦更大,解决不了,他又跑回来了,继续回到寺庙给师傅做饭。

这种味道就是科恩的基调,戏谑而悲伤。他的《切尔西旅店二号》这首歌,写给一个死去的旧情人,他在最后吟道:“……我并不是说你是我的最爱/我无法记住每首美丽的乐章/我清楚记得在切尔西旅店的你/就是这样的/我甚至不常想起你。”是的,你来过,你存在过,你美好过,然后,你走了。现在我偶尔想起你,想起你的时候你很清晰,但是,我不常想起你。

这就是人生啊。

这两天,在读阮义忠先生关于科恩的文字,然后勾得我不停地搜出科恩的歌来听……就像科恩说他跟写作间的关系,好比是奔往蜂窝的熊,无法抗拒偷取蜜糖的诱惑,愉悦的、可怕的、笨拙的、疼痛的……“万物皆有裂痕,光才可以穿过。”

诗歌口香糖

无 题(357) ◆ 严 力

➡ 因为有了在酒桌上称兄道弟的经验 我们在各种场合寻找类似的合作

➡ 世界上的政治风云 让我们看到: 政客更爱国家和权力 人民更爱祖国和母语

➡ 凡事必须坚持 如果你在该说话时不说 只要坚持 也能成为一个哑巴

➡ 两情相悦的片刻 延长成一个月两个月 一年两年…… 它们还在延长下去 因为风吹雨淋 它们已锈在了一起

都市 专 栏



周刊 第 357 期

繁华与寂寞

在清迈的时候我在一个叫:city的大商场旁边租了一套公寓居住,大概住了两个月,底楼带公共泳池和健身房,条件不错,每天蓝天白云阳光明媚,心情那是相当的悠闲。

坏就坏在我控制不住购物欲。谁让我住在大商场旁边呢,那商场大得从不同的门进出你完全就会找不到北,进去是城南,出来走错门就到了城北。也许有点夸张,可是毕竟是在异国他乡,找路没有那么方便嘛。

可是有商场,吃饱了撑着的时候就会进去溜达溜达,特别是刚到清迈,一切刚刚安定,新鲜感上来,离家一人独自在外,有大把的时光需要打发,又没什么心情埋头在房间里写作的时候,购物成了最好的宣泄。

我在清迈,清迈旁边的派县(pai),曼谷,还有丽贝岛都大肆购买过衣物头饰,凡是看得上眼的统统收入囊中,刷爆了几张卡,发生了卡上没有钱了,等待在国内的好友给我火

本埠生活录

包子对话录

石 磊

之一,周末大风天,疾风劲风狂风,一路风风风风风,呼啸奔腾,摧枯拉朽。这种天气,青少年如包子者,闷在屋里做什么好呢? darling 你家有青少年吗? 没有的话,我这里科普你一下。

包子同学一早就起床,抱着轻肥猫蜜,默默立在窗前,严重鄙视了一下外面的糟糕天气,然后不变应万变地,开启上震天花板下震地板板的,摇,滚,音,乐,满屋子的黄梅湿气,在六十秒内一举阳刚荡尽。然后,少年人跟老僧似的,定定坐禅在电脑跟前,一动不动,一坐半日。

妈咪,你知道世界上,风力发电最厉害的,是哪个国家?

想了想,答,不知。心里倒是觉得豁然开朗,原来,大风天,可以在家里母子畅谈风力发电之远景,人生终究不虚度。

妈咪,是丹麦。

为什么是丹麦?一边整理寒衣夏衣分分拣拣,一边跑步追随青少年。

因为丹麦缺乏石油资源,他们从1891年开始,就研究风力发电了。发展得特别快,是因为政府大

力支持,税收优惠。他们政府的目标,到2030年,全国的风能利用,要达到总电能的一半。

然后是,非常细致的丹麦风力技术和风力机器的专业解说,小人讲得眉飞色舞,跟星球大战一样,我就不一一展开了。

然后妈咪提问,美国的风能开发,应该也很厉害,是不是?

包子答,是很厉害,但是比不上丹麦……

之二,带包子开车出门,小人12岁之前,车内音乐的DJ,是我,12岁以后,这个DJ宝座,让给了包子。这天小人备的音乐,欢天喜地节奏奇快,震耳欲聋,并带一点荒漠辽阔的意思。听了一会儿,停在红灯跟前,跟包子谈感想,这音乐,像游牧民族丰收季节的喜庆音乐。

包子淡淡答,妈咪,游牧民族,没有丰收。

我有点灰,疾头脑筋急转弯。格么,如果,如果游牧民族有丰收季,他们的音乐,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包子想了下,缓缓道,大概是,快板的爱尔兰风笛。

泰国购物趣事

赵 波

速往卡上打钱的糗事。女人的购物欲是一种疯狂和毒,毒瘾发作起来拦也拦不住,只有等待时间来解。

人家去海边度假都轻轻松松的,要不潜水要不坐船看风景,我呢,被夜晚的海边夜市勾引,骑着一辆租来的复古自行车,买自然材质的化妆品,各种花花绿绿的衣服和裙裤。然后购物欲满足之后才在海边的沙滩上坐下来点一条烤鱼,一盘海鲜,一杯白葡萄酒喝着喝着,看着黑乎乎的海面,耳边传来酒吧街传来的某支熟悉的英文歌,想到远在千万里之外的故乡和亲友,落下几滴思念的泪水。然后等到离开前夕,还要补购各种国内朋友要我给他们带的泰国神奇药品,什么骨头的,行军散啊什么的劳什子。

辛苦的是,回去的路,要坐飞机,坐船,再坐大巴,把这些不同途径采购来的东西分在大小不一的行李里打包带回清迈,然后在离开

泰国的时候冒着曼谷正在政治变化,红衫军和什么人正在游行示威,枪林弹雨的感觉中把这些行李随身带回中国,先到上海,再租车一路开到常州和南京。这些罪说起来都是自己找的,随身行李的超重要几万泰铢,一路上的行李托运和租车加上去更是吓人,折腾这么一个过程,再大的购物之火都被浇没了。

我现在的快乐一是每天早晨都有无数的衣服等着我穿,皇帝选妃一样供我翻牌。二是经常在微博微信上做一个广告然后等在我闺蜜的咖啡馆里看各种各样的朋友来试我的泰国服饰,看他们穿得漂亮丰饶女人味十足我的内心就得到了很大的满足。

每次活动都很热闹,你别说还有从外地专门赶来找我买衣服的粉丝呢。当然我不好意思

卖贵,所以卖了半天衣服行李超重的费用还没有挣回来呢。